

死亡循环之二

门岭怪谈

天下霸唱^著

汇集中国神秘文化精髓
引领原创冒险小说方向



门岭深处的黑洞，永无尽头的死亡循环！

写作史上又一部超越想象力极限、爆发原创力的高峰之作

内有 天下霸唱 私家相册

目 录

第一卷 古屋亡魂	1
引子	1
阿豪讲的第一个故事：捡来的骨头	4
臭鱼讲的第二个故事：山阴包子	17
我讲的第三个故事：出租车历险记	32
藤明月讲的第四个故事：黑胡同	76
陆雅楠讲的第五个故事：面馆里的最后一位顾客	101
亡魂讲的第六个故事：不明	123
第二卷 门岭怪谈	129
第一章 废村咒俑	129
第二章 千年封土	149
第三章 灯塔魔潭	167
第四章 深山奇遇	185
第五章 路口尸变	204
第六章 旅馆鬼话	223
第七章 驴头山人	258
附录：探寻新疆天山秘道	275

第一卷 古屋亡魂

引子

我和阿豪、臭鱼弟兄三个，合伙经营一家药材公司，生意做得还算不错，这天开车外出谈业务，连夜回程时途经“门岭”，突然遇到一场暴雨，受恶劣的天气所困，在雨雾中辨不清方向，只好沿路向前行驶，四周漆黑一片，远远望见有几点模糊的光亮，似有灯火人家。

臭鱼便循着光亮把车开过去，山坳深处果然见到几间房屋，建筑古朴，下着雨也能闻到一阵药草的气味，好像是个药铺，就打算借个地方避雨。

我总觉得在车上忘了件很重要的事情，但那些记忆却如同陷进了漆黑的深渊，怎样也回想不起来了，此时看到这几间大屋，心中忐忑不安：“荒山野岭间怎有孤零零一处药铺？莫非有什么古怪？”

阿豪对我说：“是不是你太多心了？没准人家是专给跑长途的司机提供方便，这场雨下得太大了，再贪赶路程很容易发生事故，咱们好歹先对付一宿，等到天亮雨停再走不迟。”

臭鱼也说：“咱哥儿仨走南闯北哪没去过，还怕这是黑店不成？”说着话停车熄火，打了手电筒下去叩门，我和阿豪也随后跟下去，在门前等了好一阵，屋内却始终没人应声。

我看药铺门板未上，里面却有光亮，便道声叨扰，进内察看，发现这药铺的房屋又大又古，且极深邃，外间是药室，架

着层层叠叠的木匣，往内也是如此，积满了各种药料，屋中桌椅一类的摆设大多古老陈旧，浮头落着厚厚一层灰土，似乎空置已久，并没有人家在此居住，之前从远处看到的灯光，只是屋内的几盏油灯，也不知多久没添过灯油了，灯光鬼火一般微弱暗淡，可能随时都会灭掉。

我们虽然感到有些奇怪，奈何无处过夜，又见空屋无人，索性大着胆子进去躲雨，找来几把木椅，扫掉上面的落灰坐下歇息。

阿豪向来勤勉，看那堂屋里有个煎药的火炉，当下动手点燃炉膛，要烧壶热水给大伙驱寒。

我见臭鱼在药铺柜台后翻罐子找茶叶，就说：“老鱼你穷讲究什么，坐不了几个小时还得接着赶路，有口热水喝就不错了，用得着泡茶吗？”

臭鱼振振有词：“茶馆里那位二爷怎么说的？穷讲究，穷讲究，越穷越要讲究，本来就穷，再不讲究点，那日子还能过吗？”

我说：“臭鱼哥你太懂生活了，光喝热茶可不行，等会儿我再给你找俩小姐来。”

臭鱼咧嘴笑道：“这地方哪有小姐？你有本事找俩村姑来，我就算服了你。”

我说：“村姑未必找得到，但我能给你找俩女鬼来信不信？”

臭鱼不在乎，仗着练过几年拳棒，一贯胆大气粗，号称“恨地无把恨天无环”，为什么恨地无把？因为力气太大了，力可

拔山气能举鼎，地要有个把，他能把地给揭起来；又恨天上没个环，要不然他一使劲就能把天拽开个窟窿，来俩女鬼算什么？

我说你别跟这扯淡了行不行，如今混社会需要的是能赚钱，练那膀子肉还有什么用？武功再高，也挡不住枪子儿不是？

臭鱼抱怨说练膀子肉容易，赚钱却难，咱每星期都买彩票，扔进去的钱不计其数，可那大奖迟迟不来，净看别人中好几千万眼馋了。

这时壶中的水已烧得滚沸，臭鱼找到些陈年茶叶的渣子，条件所限，也没办法再穷讲究，只好对付喝了。

阿豪边往茶碗里倒水边说：“提起买彩票，我倒想起一个故事，反正咱在这枯坐无聊，不如讲来给你们听听，不过这故事非常恐怖，你们俩听了可别害怕……”他说到这自己先有些紧张了，又说：“这深更半夜四下无人，不宜谈奇论怪，倘若真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引出来岂不麻烦，所以还是不讲为妙。”

我和臭鱼闻言大为好奇，要不你就干脆别和我们提这件事，如今胃口已经被吊上来了，怎能不听个结果。

此时冷雨敲窗，灯烛昏暗，深邃的大屋内，充满了诡秘怪诞的气氛，阿豪推托不过，只好给我们说出一段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名称却不叫“彩票”，而是叫做“捡来的骨头”。

阿豪讲的第一个故事：捡来的骨头

常言说“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大凡任劳任怨起早贪黑，别人出三分力，你出十分力，赚点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或许能得小康，而那大富大贵，多是命中注定，强求不来。

现今的人们买彩票，指望天上掉馅饼一夜之间暴富，使些小钱碰碰运气寻个刺激，并不为过，可也不乏好逸恶劳之辈，痴心妄想如梦如醉，把中大奖当做一世的指望，以至于整天不务正业，张口闭口谈论彩经，家里墙壁上挂满了 K 线图，吃饭时也不忘揣摩彩票那几个数字的规律，不管梦到什么当做什么征兆，甚至不惜触犯法度，挪用公款投注，落个妻离子散银铛入狱的下场，这就是所谓的走火入魔。

当然这种事并非近代才有，早在明清两朝便盛行于世，那时候称为“花会”，俗称“字花”，江浙两广之地尤多。

这字花是在庙会赶集之类的热闹日子里，由庄家在祠堂街口设下彩棚，高悬彩筒三十有六，或用天上星宿、或用古时人物、或用飞禽走兽分别表示，比如用的是水浒人物，那么山东呼保义及时雨宋公明、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等等，这天罡星三十六个好汉，分别绘像在彩筒中，一个好汉是一个字花，民众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出字花拿钱来买，实际上和买彩票投注差不多，等到开花会的日子，棚内开出哪个水浒人物，买到

相应字花的民众即可赢到彩金，买得越多，赢得越多，最多者能赢至三十几倍。

清末有这么一户人家，当家的人称阿二，浑家没大号，街坊邻里呼为二姐，生有一子，年方三岁，夫妻俩在街上开了间烧饼铺子。

阿二哥家里祖传几代的手艺，打得一炉好烧饼，早晚再卖些馄饨，夫妻两个辛苦经营，每日里食客盈门，虽然发不了大财，却也衣食无忧，一年到头还能有些盈余，放出去做本生息，家道渐渐小康。

两口子本来过得挺好，不知怎么鬼迷心窍，开始买上了字花，怎奈久赌巨输，无可翻本，把正经的营生全荒废了，连祖上留下来的铺面房都盘给了别家。

那时民智未开，迷信之风很重，买字花的人家更是求神祷告，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设花会的庄家也供着本处地主山神，包括那种有名无名的仙佛，焚香上供，终日不绝。

每当开字花之前，民众们往往要在入夜时分，于神位下焚烧三四十双草鞋和香纸钱，这是给那些小鬼穿戴使用的，让它们到各村给人托梦，让村民们梦到转天开出的字花名目，倘若那户人家富裕，就告诉他错的，如果是个贫苦人家，则以实相告，好让他发财。

据说村民们也多半会在当晚梦到一些东西，早上起来互相转告求解，也有不肯说实话的，唯恐泄露了天机，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皱着眉头揣摩不定，更有甚者，胆敢拿着花会名单，到那深山荒冢鬼怪出没之所，寻求鬼魅指点，正是“雁飞不到处，人为利字来”，总之任何可以想象和想象不到的举动，都有人尝试过了。

阿二和二姐夫妻两个，最初喜欢随机触发，倘若花会上的彩盘是生肖鸟兽，他出门看见猴就买猴，出门看见狗就买狗，如果看见地上有根绳子就买蛇。

如此买了多时，都不怎么灵验，便到梦中寻求征兆迹象，也是镜花水月一场空，听说某村能请神降童指点迷津，今天恰好破庙前开坛，于是带了供品前去膜拜。

到地方一看，破庙四周已聚集了许多乡民，施术者是个会巫法的乡下老太婆，头戴白帕，手持木剑画符念咒，作法请神，嘴里边念念有词，舞弄了一番，便在烛台上将符烧化成灰，放到一碗清水里搅了几搅，随后领出一个童子，那童子涂唇画腮，身上穿的棉袄大红大绿，胖乎乎的憨态可掬。

老太婆把符水给那童子喝下，不一会工夫，阴风飒然，乌云四合，那童子神昏心迷，跟抽了羊角风似的，翻着白眼口吐白沫，突然两眼射出精光，腾身高坐于台上，神态凛然，绝不似孩童模样。

阿二夫妻两个与周围的乡民，都惊得呆若木鸡，这时只听那老太婆叫道：“神道来了，还不快跪！”

民间俗传不能看神道，众人急忙趴在地上，没人敢抬头观看，就听那童子嘴里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响动，逐渐变成了一个苍老的声音：“汝等招吾前来，意欲何为？”

乡民们不知这是何方神道，大多战战兢兢不敢对应，有少数胆大的趴在地上禀告：“弟子们愿求小财，恳求尊神指点来日挂筒花会所开名目，若能得中，定当备下三牲厚礼，用以酬谢尊神。”

那神道闻言冷哼了一声，说道：“愿从汝等所请，但此乃天机，吾不宜明言，且看汝等之福，不中勿怨。”说罢抬脚将坛上装米的大碗踢倒，画下一字，随即喀喇一声响亮，童子扑倒在地，人事不省，神道竟已退坛去了。

众人敬服，拜谢再三，也顾不上理会那童子死活，都争相挤上前去看神道所留之字，却是鸟迹蛇行，似字非字，大伙只能自行解悟，以一己之意牵强附会，各人都有个人的见解，等到开彩的时候，自然也是或中或不中。

阿二夫妻跟着神道指点，下注买了字花，空折进去许多钱财，仍是一无所获，俩人已是倾家荡产，却仍不死心，总寻思着黄河尚有澄清日，人生岂无翻身时？索性孤注一掷，向黑庄借了高利贷，准备落个大注翻本，可两口子心里也自清楚，这回再翻不了本，那就得去投河上吊了，万万不能再有差错，眼

瞅着彩棚里的银子堆积如山，偏偏是闻香不到口，不禁眼内动火心中起急，蓦然间一个念头转上来，想到了一个极损阴德的古法，有道是“财迷人眼，利昏人心”，如今哪还管得了什么禁忌，毕竟一世的指望，都在其中了。

说话的若是同年生并时长，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定要上前拦住夫妻二人，让他们两口子绝了这个念头，只因动了这个邪念，竟自己把那祸害招上门来。

原来凡人预测不到那挂筒花会所开名目，请神又问不明白，那就只有问鬼了，阿二在许多年前曾听人说过一个问鬼的古法，相传极为灵验，只是过于残酷，会败坏阴德折损阳寿，从古以来无人敢用，如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没那么多顾忌可言了。

夫妻两个商议定了，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待孩子睡熟之后，胡乱吃了几碗老酒壮胆，阿二点起一盏气死风灯，让二姐提了竹篮，便趁夜深人静关闭了房门，直奔城郊天海寺。

这座寺庙早已被毁多时，断墙残垣间蒿草生得比人还高，以前这庙里的僧人行善，专门收敛无主的尸骸，比如没有家属安葬的死囚，或是沿路倒毙身份不明的路倒尸，都有僧人搭回来掩埋在寺庙周围，所以四周义冢累累，加之古树蔽空，这一带阴气格外沉重，后来寺庙毁于火灾，再也没有僧人管理义冢掩埋尸骨了，可十里八乡的民众，还是习惯把没有棺椁坟地的死人，往这片林子里抬，他们却不耐烦挖坑填土，多半是随便

找个地方一扔，任由死尸喂了野狗野鸟，因此那荒坟野地间常有鬼怪出没，胆小的白天从这过都得被吓个半死，何况是深更半夜？

阿二夫妻为了翻本，借了黑庄的银子，即便是到阴曹地府，也只得硬着头皮走上一趟了，俩人提着灯笼走到林子深处，四顾尽是荒烟衰草，苍松偃柏枯蔓层层，其间云笼雾罩，白昼里也不见天日，真是好一个猛恶去处。

夫妻两个依照古法，一边走一边用灯笼照视搜寻，嘴里不断向孤魂野鬼念叨着：“此处空有薄酒纸钱，却奈何无人领享，弃之殊为可惜……”

如此找寻了一阵，阿二见荒草间露出一具枯骨，大概死了许多年月了，身上衣服都快烂没了。

夫妻俩不但不怕，反而急忙上前拽住枯骨，欣喜惊呼道：“深夜荒冢间何等寂寞，大哥既然在此空闲无聊，不如到寒舍小叙片刻，我夫妇自当备下美酒纸钱款待，咱都是一家人不用见外……”

说话的同时，阿二就把枯骨脖颈上的头颅拽了下来，扔进二姐所挎的篮内，又拿红布盖住。

二姐装腔作势地对阿二说：“当家的且慢，大哥下半截还躺在草丛里，为何扔下不管？”

阿二则假惺惺地答道：“你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吃酒有嘴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身子，何况下半截累赘，我看暂且不必带

了，这良宵苦短，咱横竖先请大哥到家吃了酒，回来再将尸骨配上不迟。”

深夜荒冢间再没有第三个人了，夫妻俩一问一答，却像是说给死鬼听的，说罢提着篮子急匆匆回转，进屋倒插了房门，恭恭敬敬把那枯骨的头颅取出，端端正正摆到桌子上，旁边放的无非香烛淡酒等物，都是祭祀阴魂时使用的供品。

夫妻俩各有分工，二姐忙着到灶下支锅烧水，那锅里围着一圈三十六根竹条，每条上依花会名目做了相应的记号，倒了半锅水，便开始添柴生火。

这时阿二则坐在桌前陪那头颅说话，那头颅在野外暴尸已久，皮肉即便没腐烂，也差不多该被野狗舔净了，但脸上就像干尸一样，头骨外边的皮还有几成，犹如枯腊。

阿二对那“捡骨问鬼”的古法深信不疑，一个劲儿跟桌上那死人头颅套近乎：“大哥是何方人氏？生年几何？哪年哪月下了阴世？活着的时候做何贵业？”说了半天见那死人头颅毫无反应，便又诉苦道：“大哥且听我说，小弟我和浑家近来运气不好，生意周转不开，学人家买字花捞金摸银，怎奈机缘不就，每次皆是水中捞月有去无换，到头折光了本钱，急得没出豁，只能去投河上吊了，大哥你既是地方阴灵，想必能够知闻城中转天所开字花的名目，不妨说与小弟知道，小弟若能获中，定当为大哥选择风水宝地修坟造墓，家里还要供上大哥牌位，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趁现在无人在侧，不妨明言相告……”

阿二说到这里，便趴在桌子上，把耳朵贴近那死人头颅，仔细去听鬼话，听了半晌毫无动静，就责怪道：“大哥你可真是矜持，跟我还这么保密，咱们兄弟不该如此。”随后接着支起耳朵倾听，如此这般反复数次，始终没听到那死人头颅发出半点声音。

此刻若有旁人见到阿二的诡异举动，觉得荒诞之余，多半会感到毛骨悚然，然而阿二却认定那死人头颅是不肯开口说话，仍旧作揖下拜不停祷告。

这时二姐已在灶上将一大锅水煮得滚沸，挽着袖子由厨房冲至屋内，气急败坏地对阿二说道：“当家的你休再痴心妄想，这死鬼不识抬举，不用些手段如何能讨到消息，且看老娘来收拾它。”然后抓起那死人头颅，骂道：“死鬼死鬼，我家的酒也给你吃了，香也给你烧了，居然一个字都不肯吐露，现在便让你到热汤锅里去滚一滚，看你说是不是说！”于是拿木片塞进骷髅口内，扔到热水滚开的锅里，并继续向灶膛内添柴使火势更盛，烧得锅内热水咕嘟咕嘟作响。

阿二跟二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他蹲在锅旁不断祷告，让锅内的死人头颅行行好，尽快指示征兆，恳求道：“大哥是诚信之人，不会欺讹诓诈，肯定会暗示征兆，如若我们两口子明天打中了字花，自然要将大哥尊头用香汤沐浴，与身躯合葬一处。”

二姐插言道：“若不灵验，却要让你这死鬼身首分离，先拿这颗鸟头来下油锅。”

阿二唉声叹气地说道：“我这浑家气死孙二娘不让顾大嫂，向来是说得出做得到，小弟一贯惧内，她到时要拎着大哥的脑袋下油锅，小弟可是阻拦不住啊。”

夫妻两个守着锅台，连唬带吓地说着话，同时用大勺搅水，越搅速度越快，最后将锅盖盖定，熄灭了灶膛里的炉火。

依着那“捡骨问鬼”的古法所传，等到鸡鸣天亮之时，把锅盖揭开，察看锅内头颅嘴里咬住的木条，木条指向哪个记号，便去买相应的字花，如此就能打中花会陡然暴富，据说这方法甚为灵验。

阿二夫妻俩按步骤依法施为，灭了灶下的火头，心中窃喜，满以为早上定有征兆，打中花会把那堆积如山的银子都搬回家中，就连这些钱怎么花都想好了，只要中了这一注，就此再不打字花了，两口子赌咒发誓，中了之后谁再掏钱打字花，伸哪只手剁哪只手。

夫妻二人想得正好，忽见锅台边缘流出血水，俩人虽是迷信甚深，但也从未真正见过鬼怪，悬着个心揭开锅盖观看，锅中空无一物，锅底破了个大洞，那死人脑袋不见了踪影，夫妻俩相顾骇异，寻思着要出事了，把家里都找遍了，却不知那枯骨头跑到哪里去了，那离了腔子的脑袋也没有腿，总不能凭空飞了，要是躲在家中某处角落，如何让人睡得安稳？

惊疑不定之际，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拍门声，阿二心想：“值此夜半三更，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谁会在外边叩门？”

问了两句却无人应声，夫妻俩把心揪到了嗓子眼，不敢直接开门，屏气息声顺着门缝向外张望，其时月明星稀，照如白昼，借着月光窥觑，只见门外站着一具无头男尸，二人战栗欲死，心知是厉鬼找上门来要头了，如今后悔莫及，虽想把脑袋从窗户扔出去打发这祖宗回去，再多烧纸钱让它就此善罢甘休，可谁晓得这死鬼头颅落在何处了，只得拼命顶住屋门，不住哀告求饶。

门外抓挠敲打木门之声，响到鸡鸣破晓方才停下，早起的民众见烧饼铺掌柜家门前，倒着一具无头尸体，也都给吓得不轻，有好事者小跑着去报告官府，不多时便有公差赶来拿人，经验尸的仵作勘验，确定死者不是阿二夫妻所害，这才暂时取保回家，但那颗人头却一直下落不明。

阿二夫妻俩经过此事，几乎把魂都吓掉了，回到家中忙着请神烧香，到处张贴符篆，祈求那厉鬼千万不要再找上门来。

过了几天始终没有什么事发生，两人渐渐把心放下，打中花会赢到大笔银子之事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又发愁到哪凑银子还给黑庄，在床上翻来覆去，三更天还没睡着，猛然听到孩子大哭起来，动静不太对劲，好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二姐只好披上衣服起身去看，揭开小孩的被子一看，惊见那下落不明的死人脑袋，居然就在孩儿的被窝里，那孩儿两腿

间的命根子，已被那死人头颅一口咬断，被子里面全是鲜血，孩儿一叫而绝，死于非命。

二姐当场就被吓得瘫倒在地，阿二看见这情形也捶胸顿足以头触墙，当夜就跳了护城河，二姐自此疯疯癫癫，嘴里胡言乱语又哭又笑，没多久便倒毙在街头，一家三口都死得十分凄惨。

阿豪说就为了打花会得银子，不惜做那不义之事，结果赔上了全家大小的性命，正所谓是“福祸无门，唯人自取”。

我和臭鱼听阿豪讲了这段故事，都觉十分稀奇，半夜里有无头僵尸出现在门外，以及头颅在家里消失，这种吓人的段子听来确实有几分刺激，可还不能尽兴。

阿豪说：“先前提起彩票引出话头，我才想到这个故事，这空屋无人凄风夜雨的环境，实在不适合说这些事，你们还想要多恐怖才过瘾？”

我对阿豪说：“这类乡间怪谈就应该添加一些细节，比如无头僵尸敲门的时候……”

话音未落，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叩门声，我们三人正说得投入，不觉都吓了一跳。

臭鱼头脑简单，立刻伸手抓起凳子，叫道：“不好，无头僵尸在外面敲门了！”

阿豪定了定神说：“别乱讲，哪有这么巧的事，咱们又没在路上捡到死人头颅。”

我心想多半是这家主人回来了，当即问了一句是谁？屋外暴雨如注，把声音都淹没了，也许根本没有回应，我们三人不敢大意，一同起身打开屋门，却是两个冒雨而来的年轻姑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们有些似曾相识，可就是记不起在哪见过，不由得怔在那里没有说话。

臭鱼在我身后探出脑袋张望，悄声嘀咕道：“让你胡说，说好的没有，说坏的准有，这回真招来俩女鬼……”

我偷着用胳膊肘撞了撞臭鱼，示意他不要逮什么说什么，让对方听见可就不妙了。

这时阿豪问清楚了两个姑娘的来意，原来是大学学院里的师生，二十五六岁的那个叫藤明月，学生打扮年纪小一些的叫陆雅楠，也被暴雨困在途中，想到这借个地方避雨。

阿豪说：“这药铺是个无主的空屋，地方有的是，我们也是到此躲避这场大雨，只要你们不介意，尽管进来歇息。”

藤明月和陆雅楠大概是看阿豪言语稳重，不像什么坏人，况且冒着雨没法再开车找路了，她们俩人便道了谢，进到屋内。

臭鱼见来的美女不是鬼怪，顿时来了精神，招呼藤明月和陆雅楠坐下，围在火炉前喝水取暖，他倒成了这间屋子的主人，还说什么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人，人海茫茫能遇上即是缘分，千万别见外。